

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假日办2014年节假日安排通知,其中最遭吐槽的是除夕当天不放假。可是若追溯至民国初年,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除夕时,打电话给正在上班的公务员问候一下,这可不是恶搞,若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他可就真要下岗了。

老舍在民国初年曾在北京一所小学做校长。春节时期,学校照常上课,大过年的,他只能抽出两个小时回家探望一下,母亲见他回来了,以为能陪她过年,哪知老舍说一会儿还得赶回学校,母亲一愣,叹口气说:“走吧,小子!”老舍虽然心里难过,可还是要赶回学校,途中,看见街上那么热闹,想起母亲在家那么冷清,泪水遮了他的双眼。这段经历,就记录在其《我的母亲》这篇文章中。作为一校之长,他也没有宣布春节放假的权力,因为这是北洋政府的强制规定,连教育部都不敢例外。

民国成立,旧历被视为封建糟粕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正式通电各省:“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中山引进西洋历法,改变传统的正朔,以公历为标准纪年,将1912年1月1日定为民国元年元旦。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继续推行新历。政府虽然强力推行新的历法,但也考虑到民众生活的需要,新历下还附有旧历。自此以后,公历新年称元



1948年春节,南京夫子庙灯会期间,卖灯笼的小贩



对传统节日踩上一只脚,进入革命的年代不需要阴历这样的废物了。这是1929年2月10日湖南《国民日报》上的漫画

旦,农历新年则称之为春节。此种称谓一直沿用至今。

民国肇始,万象更新。至今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剪辫子”便是除旧布新的象征。实际上,在服饰、称谓、习惯等各方面,政府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自然,传统历法与辫子一样都被视为封建的糟粕。大力提倡新历法,政府必然是率先垂范,所以此时,您只要在政府部门工作,春节就别想休了,本属于新年的节日就都给了元旦。所以才有了前文所述及的老舍含泪告别老母亲的一幕。

政府虽大力提倡,可老百姓似乎并不买账,公历新年,只有政府机关相互拜年,民间则冷冷清清,反观春节时民间却热闹异常,许多商人在春节时也关门谢客并贴上

传统的春联。当然也不乏有些激进的革命青年反对过春节,在长沙就有人给有些贴着春联过旧年的紧闭门扇的商家门上斜贴如丧家场景的白纸条。不过这样极端的例子还是少数,民间春节照样过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新历在民间也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社会日常生活还是沿用阴历。各军政机关和学校对新历是“表面上尚能遵用”。而商业结算、发付工资等一般社会生活均沿用旧历。

以当时北洋政府的执政能力,还做不到全国各地一盘棋。民初的著名学者吴虞1915年元旦的日记就写着“悬挂国旗,飞片拜年”。可是到了这一年的2月13日,也就是阴历的除夕,吴虞则“同香祖、长倩,及

楷、桓诸女小饮,完结今年”。这说明他仍然把阴历除夕当成一年的年尾。当晚城里“鞭炮之声不歇”,第二天正是大年初一,吴虞“令人持片与少荆太夫人拜年”。可见,他是两个年都在过,他为什么不怕受处罚?因为吴虞在处于半割据状态的四川,自然不怕。

到了1918年,北洋政府也觉得这种违背民意的改革不太可取,春节终于开始允许放假了。

喊“春节快乐”会被当成反动派

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实现了名义上的大统一。统一之后的国民政府显然没能吸取北洋政府的教训,不仅重申春节不准放假,而且决定结束两种历法并行,欲彻底废除旧历,以显示其“革命”的决心。1928年5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提出《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提案的措施甚是严厉,严禁私售旧历、新旧历对照表。在放假方面,则严令各机关、各学校、各团体,“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传统历法就此成了禁止使用的“废历”。1929年春节若有人在街上喊“春节快乐”、“恭喜发财”,会被当成反动派。

为配合新历法,1931年,教育部颁布了《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程》,其中寒假统一为1月18日到1月31日。这样的假期规定,完全以新历法为标准,从而很难保证春节时正好放寒假。这种“坑爹”的放假方式,不仅学生们会叫苦

不迭,就连老师们也怨声载道。

1934年的春节是2月14日,一本名为《学校生活》的期刊登载了一篇学生们写的小诗:“今天是废历的‘The New Years day’,在家要子多Happy!但是‘上司’仍旧叫我们在校Study,想起来,真是多么的Sorry。”2月13日,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季羨林在日记里记道:“明天是旧历年初一,今天晚上就是除夕。我觉得我还有一脑袋封建观念。对于过年,我始终拥护,尤其是旧历年,因为这使我回忆到童年时美丽有诗意的过年的生活。”

当时有报纸评论说:“阳历势力范围统一了各机关的案头日历。然而阴历尽管人们没有大字通书,却被牢牢地记着。这阴阳两家各自划定势力范围,分疆而治,这才是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1930年1月2日国民党的《上海党声元旦特刊》发表《推行国历废除旧历的工作》,也承认实行阳历推行艰难,“习俗相沿,积重难返”。

鉴于此,1934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了强制废除阴历,不得不承认“对于旧历年关,除公务机关,民间习俗不宜过于干涉”。民间又可名正言顺地过农历春节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人们发现,曾经号称要废除的传统春节,却能起到增强家庭、社会和国家凝聚力的作用。此后,阴历春节比阳历春节,无论在名义上还是事实上,都过得更加热闹。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3期

母亲邵华

毛新宇



新亲家,亲上加亲,我们是双重亲家啊!”千面锣鼓,一锤定音。

母亲转到大连师范学院后,每个星期天都去陪伴父亲。父亲开始读书看报了,有时也翻译一点东西,又拿起了他心爱的小提琴、冬不拉,沉浸于爱情和音乐的天堂,两颗纯洁而燃烧的心连在了一起。

1960年的“五一”节前夕,三十七岁的父亲与二十二岁的母亲在大连宾馆会客厅举行婚礼。大连市委书记郭述申主持了婚礼,摆了一桌宴席。本来外婆受爷爷之托应该按时赶到大连,但因公务脱不开身,直到他们婚后一个多月,才到大连看望了女婿女儿。

想当年,大伯和大姨结婚时,国家一穷二白,爷爷囊中羞涩,送给他们的唯一的礼物是一件旧呢绒大衣。作为国家主席,爷爷送的礼物也的确有点“寒酸”。现在国家经过了十多年的建设,物质相对丰富了,国产工业也有了起色,所以爷爷送的礼物也体面了一些,但也只是一块手表和一台收音机;此外,还有一部由爷爷最早审订的线装本木版印刷的《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书套红字,深蓝色封皮,爷爷用毛笔签了名;三套刚修订的尚未公开发行的精装本《毛泽东选集》,一套给父亲母亲,一套给外婆,另一套给思齐姨妈。

母亲的蜜月过得幸福而愉快。那些天,多才多艺的父亲和母亲下国际象棋、打乒乓球,到海滨浴场游泳。父亲是一位国际象棋高手,棋艺几乎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无人能和他匹敌。那时,他们住在接待苏联专家的招待所,这里还有不少没有撤回的苏联专家。一次,父亲一个人和好多位苏联专家对弈,专家们站成一排,父亲走到一个人面前下一步,然后再走到另一个人面前继续下。让人称奇的是,这众多的苏联专家竟然没有一个是父亲的对手,只几步下来,便都被父亲打得溃不成军,以惨败收场,令在场的人无不击掌叫绝。

父亲还发挥他的音乐特长,为新婚妻子弹奏世界名曲,演唱苏联歌曲。此外,他还创作了十多首歌曲,有三四首特别动听,夫妻俩一起填写了歌词。可惜的是,当时没有录音机,母亲也不会记五线谱,时间长了,他们创作的那些歌曲都遗失掉了。

18.又该如何着手

段光清心里,这便有些底。

然后,段光清就得着消息——两起官军竟在横泾村与石山弄两处地方,先后招致乡民聚众持械围攻,结果全体丢盔弃甲,溃不成军,铍羽而归。段光清一时瞠目结舌,十分的错愕,十分的意外!紧跟着,传令的哨官果然匆匆赶到,禀报知府大人急召段大人进见。

从考棚衙署往府桥街的石板路上,锣声“当当当当”一路响来,着路上行人靠往两边。忽然,段光清又令轿子慢下来,此刻于他,仍应是一个慢字。

毕承昭此时正如热锅上的蚂蚁,本来滋润的脸上竟至有些扭曲变形,因为狂躁不已连眼睛都有点红了。辖地之中,不法刁民,接二连三,作乱抗法,几成造反之势!如此辖治失控,国法不彰,上宪乃至朝廷怪罪下来,非同小可!段光清进来拜见。毕承昭未及回礼,已经发狠嚷道:“你鄞县横泾石山弄两村,公然聚众抗法造反,这还了得!本府现在就要调集各县兵马,不信就不能剿灭这些暴民匪众!”

段光清付知,乱局之下,毕大人已是失了方寸。段光清稍作沉吟,说道:“禀大人,依卑职看来,目下鄞县数乡已是持械聚众,如再行调集兵马前去,势必就是两边对阵,兵戎相见,厮杀一场。如此一来,便又有一个疑虑,几个村子加上左近的特械乡民,或有数千上万之众,这一仗战来,若官军取胜,自然最好,万一不胜,情势或将越发的不好收拾啊。”

段光清如此说法,恰如一记闷棍击打在毕承昭的脑门,毕大人急火攻心,有些结巴起来:“那、那、那照、照你段大人这么说来……本官只能任、任凭暴民逞凶作乱不成?”

段光清依旧欠着身,沉稳说道:“暴民作乱抗法,按律当得大罪,绝无姑息之理。循例办法,可将目下情势,奏报道府省上,奏请巡抚总督,调集大军,对暴民作乱没有不予弭平之理……不过,这也是不得已之举。”

毕承昭闻言,又是个欲言不得……这岂不就是要明白告诉上宪:地方不靖,本官无能了么?这段知县不温不火的,说什么循例办

法,又说是不得已,莫非还有什么机变处置么?毕承昭这时才似看见段光清一直都还站着,便招呼段大人入座,又叫上茶。

因着毕大人询问招引大军的利弊如何,段光清略作思量,坦言以告:“调集大军前来平乱,实乃急则治标之法,究非长治久安之策。前任知县调变米税盐政,牵动全县乡民。民命所系,乡民申告以乞公平生计,遂成万众应和,其中亦有万不得已、可予体恤之情由。然大军到处,伤残毙命必多,狼藉疮痍必甚,后续事务,却仍须地方料理,如此便是大难。再者,目下西南情势正是吃紧,朝廷最关切者,莫过于各地绥靖避乱。鄞县乡民聚众,因奸人鼓噪煽惑,酿成暴乱,却终非揭竿造反可比。若刀兵相加,将其逼至绝境;一旦奸人串联各乡,结众打出反旗,与广西洪逆串成一气,朝廷震怒怪罪下来,在下自是主责,然地方情势已成水火矣。”

毕承昭听罢,倒抽一口冷气,又抹了抹了额上的细汗,然后他睁圆了眼睛看定段光清:“那……那段大人以为,此事又该如何处置呢?”段光清仍是不卑不亢,神情沉着,胸有成竹:“卑职适才到达县上,尚无现成主张。只是认定的主旨,其实只须遵照知府大人的意思办理,就能成功。”毕承昭闻言一顿,立时聚拢了精神,眼中放出光芒,倾身问计。段光清道:“其一,毕大人明令严拿不法之徒首恶人犯,令其归案伏法,不如此无以正我大清法典,整饬地方。其二,前任知县擅起苛政,激起民怨。知府大人体恤民意,声言予以取消,不如此不足以除乱源、扶纲纪。”如此两条,自然包括那日在府署前的画押承允体恤民意,果然都是毕承昭的主张,毕大人听来不免熨帖受用,灵犀相通。可是,事情又该如何着手办理呢?

段光清说:“原本大人取消弊政,缉拿人犯,双管齐下,只是乡民积怨尚未纾解,加之奸人趁机煽拨煽惑,遂使乡民聚合不散,对抗官府。如能稍予宽缓,令大人的恤民主张先为百姓感念,民怨可解,民心可定。百姓安定,乱源既除,人犯可擒。”

